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詩本義卷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道可馮依以為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德為羣臣言王之祭祀

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扶翼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絶不相屬且詩本無祭祀之事此鄭之失一也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者謂吉士來居王朝如鳳凰來集鳳凰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如此爾而鄭以亦集爰止為衆鳥也謂衆鳥慕鳳凰而來

喻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為衆鳥如下章亦傅於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傅于天此理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未嘗以亦別為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雝雝喈喈而和鳴以喻

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無時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平然後生朝陽之理此妄說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君出生於朝陽猶君德之温仁者亦衍說也此其失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板

及此詩以上帝為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蕩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鄭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今不暇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管天之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蓋鄭見詩為厲王作終篇

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鄭又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宜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羣臣乖爭而祝詛鄭意皆謂厲王者皆非也蕩蕩廣大也謂蕩然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達此意以蕩蕩為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

作詩之意從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宣王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誚之凡言刺者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蓋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此者多蓋人之常情也蕩之序云召穆公

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事以殷為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人所陳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隳壞乃仰天而訴曰蕩蕩上帝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

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
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
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
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
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
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
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
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

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公為厲王卿士見王為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修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人之善惡無常在人自修則為哲人

不自修則為愚人爾其意雖以刺王不自修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汎論之語為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宜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為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

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謙損自卑之言也未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爾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厲為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

則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者衍說也考詩上下文直謂修慎容德為人儀法爾了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蓋言事有是非相亂者爾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事又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衍說二者尤汨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

至八九九言取其意足而已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為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修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威儀為德之廉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修慎則習陷為昏愚矣如書云惟聖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者譬

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爾此雖汎論人之善惡在乎自修慎與不修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彊也亦汎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為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為己任可謂自彊者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

者為君天下者言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為民法爾謂修身而天下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王其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時事以刺王也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云者言王

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
刑不知為惡者有戮乃躬自陷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
大戮當至如泉水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
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
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云者刺王有廷内知日
夕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修飾其身以自潔其容德
又刺王知修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修身以遠
禍敗遏與惕同謂警惕之也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

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此所以防禍亂也質定也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云者亦教王自修也謂慎出話敬威儀不猶愈於洒埽廷內與修戎備乎謂王知嚴潔其廷之勤而不知修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云者又戒王之慎出話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

不可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茍雖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可以妄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施德於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為萬民承順謂施德自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顔以接之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其八

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有神鑒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修於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為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

為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其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德而應以類也謂上若修德以示下則下當為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下當效上之為善而上反為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云者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忍然後可以緡絲人必溫恭然後可以修德其十一章曰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信

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為卿士當扶持王雖遽教之不為過也惟人不自滿者何人蚤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滿教不可入爾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云者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

以為罪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云者不忍棄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喪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王為

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蓋厲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不能以偏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語文亦無王所征伐之

國凡鄭氏所謂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知鄭氏何據而為說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據詩但以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爾鄭以詩言捋采其劉乃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為

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疏遠又與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為斥王至此一篇鄭獨以昊天為上天鄭既不從可知毛說非矣本義曰桑柔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旟旐

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衆皆為灰燼矣黎衆也此汎言暴政之為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嗟哀王為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

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其實刺禍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亡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者謂民疲病矣又急廹之以禦捍冦盜為謀為毖亂況斯削者刺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

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内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内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旣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是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者芮伯旣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

不能聽如彼嚮風而歎未必聞也蓋呼聲者順風則聞速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為喻也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盡民之力於稼穡而重斂之為羣臣禄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言稼穡可寶當以禄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哀痛羣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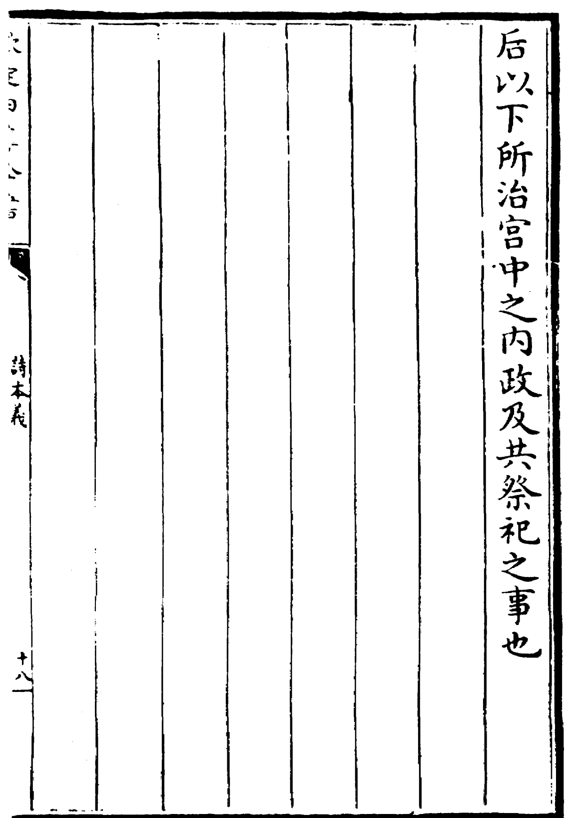
具列於位如贅疣而使中國卒至荒亂無有同力以念天災而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瞻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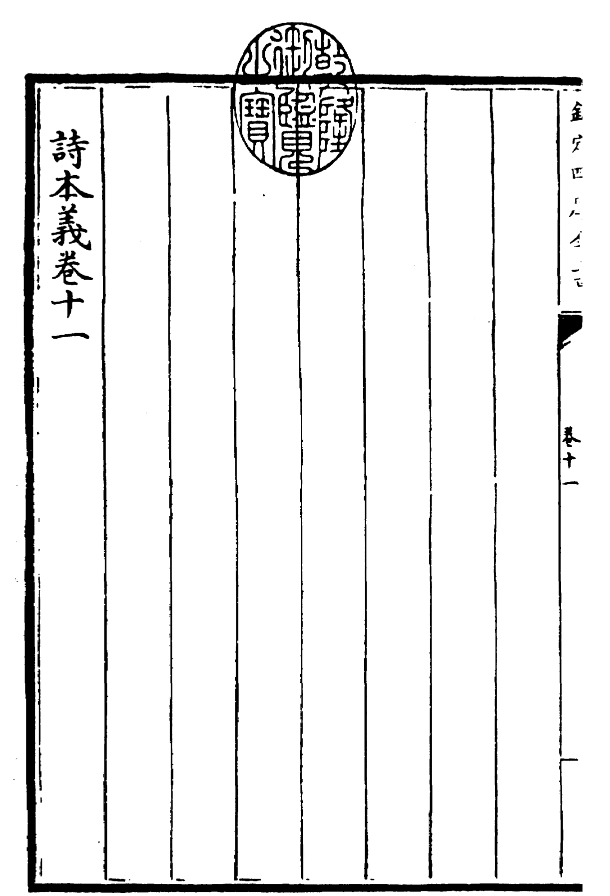
論曰詩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者此稱天以戒王之辭也言藐藐昊天無不能鞏固周室無自為敗亂則上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為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說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為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鄭謂丈夫陽也婦人陰也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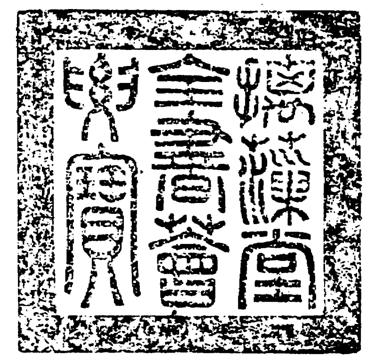
陽動陰静等語皆其衍説汨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
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
毛訓寺為近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
婦人本不謂疎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者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茍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
爾休之義當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鄭以為休息也謂
婦止不蠶而干公事考詩之文義不如此也公事者王



后以下所治宮中之内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徐　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本義 卷十二至十五 附錄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詩本義卷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為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為歌頌因其祭祀而歌

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鄭謂告太平在周公居攝五年之末者既無所據出於臆說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爲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承之

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之為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兹祉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鄭以為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為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為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述成王

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鄭以為無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鄭於抑箋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與羣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見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

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勑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猶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此君勑其臣之辭也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為四方之訓者王也

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為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彊於此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為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為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衍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獨

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太王奄有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為作宫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

鄭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者詩既無文鄭何從而得此說由鄭以天其子之既爲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復用兵考武王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守爾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鄭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鄭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

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多矣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廵守而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為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廵守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廵守諸國聊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

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之邦考其功過而黜陟之皆天子廵守所行之事也作頌者既已述廵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

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牟爲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今文尚書僞泰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應堯之顯后稷

為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民已為天降四穀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為此說不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蓋其為舜敎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為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為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說不可勝道

而未嘗有天爲后稷降種之說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爲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天以爲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喜爲怪說前後不一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誓三篇得於河内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說由是河内女子泰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謂之

偽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事甚為繆妄明智之士不待
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說既存汨亂經義則中人以下不
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
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言麥則明非一
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因以麰為
大麥然謂麰為麥之類或為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牟
為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偽泰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
百穀之中不知為何穀是毛鄭妄信偽書不可知之穀

臆度以為麥而苟欲遷就來牟之說爾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此一頌毛鄭之說爾是以來牟為麥始出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泰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然來牟既不為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解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既未詳則二篇之義

亦當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也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毛但易士為事而都無其說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詩書之常語也

而毛鄭常以為光明至於此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為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為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荅羣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況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

之旨不惟衍說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為難易之易毛鄭以為變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不易無以天髙為去人遠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監見之况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逺也命不易哉云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而王甚艱難也成王乃荅羣臣見戒之意為謙恭之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彊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

道光明然更頼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酌

論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但云遵率養取晦昧而更無他說為義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則毛公謂於鑠王師者武王之師也鄭箋云文王之用師率叛國以事紂則鄭又以為文王之師也二說自相違異毛謂武王之師是矣而遵養

時晦毛鄭之説皆非也養之為言不待訓詁而其義自明毛訓為取者茍欲曲就己之説爾遵養當連言及下時晦共為一事而毛鄭皆斷遵一字獨為一義而養時晦又為一義如此豈成文理毛以遵為率師鄭謂遵為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毛謂率師猶以上文有王師之言如鄭之説是詩人但著一遵字而使後世知是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此鄭之臆説穿鑿可知矣毛謂武王率師以取闇君雖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

然率師取紂實是武王之事但詩人之意與毛不同爾若鄭謂文王養紂以老其惡者是厚誣文王也紂為暴虐比干直諫以死孔子目為殷之仁人蓋比干非不知紂之不可諫然不忍棄其君而不救其惡使陷於禍敗遂冒死以進者猶兾可救於萬一孔子以其愛君之意篤故以仁人目之如鄭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其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略見其意而無明言以貶之但咨嗟歎息極稱文王之

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此聖人之深意也茍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為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是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為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鄭氏可謂厚誣矣鄭氏此說近世學者多以為非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衆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

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師為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駜

論曰有駜之義毛以為馬肥彊貌又謂馬肥彊則能升

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爾毛以喻臣能彊力已為衍說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禄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禄食禄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無此又妄意詩人而委曲為說故失詩之義愈遠也振振鷺鷺于下毛以為興潔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與之飲酒鄭所謂君

臣明義明德者解在公明明也故為義疏者廣鄭之說謂僖公君臣既明德義則潔白之士慕其所為羣集於朝因謂在公為舊臣振鷺為新來之士不惟詩無明文妄為分别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此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為衍說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

儀也鄭於周頌箋傳是矣

本義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黄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車服之謂也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者言其羣臣能自修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義皆同卒章箋傳是矣

那

論曰詩云寘我鞉鼓毛鄭皆讀寘為植謂三代之鼓異制夏足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也如毛鄭之說鞉貫而揺之非植鼓則寘不讀為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頌成湯之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聖敬日躋式于九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之類是也湯作大濩雖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亦必舉其大者據禮家之

說三代器服無一物相襲者至於樂舞其器甚衆商人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也鼓衆樂器中一器爾鞉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況鞉非植鼓乎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引以為成湯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鄭之非也據序云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說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衎樂先祖則得

之矣古人作頌之體此類甚多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為人子孫也鄭謂湯孫者太甲也二家之説皆非也且湯孫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為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為孫孫理豈得通鄭以湯孫為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太甲於湯為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鄭所謂湯孫者不得為太甲也

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爾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為周自天下為周而微子封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宋之禮壞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五篇僅存爾當孔子得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商之何王鄭以為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器之置綏我思成者綏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

聲也毛引禮記齊日之説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鞉鼓次言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侯助祭者皆悦懌羣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烝嘗可謂湯之子孫

矣其大義止於如此爾其始云湯孫奏假者言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解假為升是也其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為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為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閒稱湯孫至於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烈祖以為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此古今人之常也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何必曲為之說哉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毛訓假為大而已鄭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秋也左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為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譏齊侯與子猶同欲不得

為和也因引和羹為喻以謂和者鹹酸異味相濟為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為和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妃而魯穆叔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雖非詩義而未為甚失鄭則不然據詩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羮爾鄭何據而為喻諸侯哉詩無明文乃是臆說

也至於鄭解騣假無言以為諸侯助祭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以此見先儒各用其意為解以就成己說豈是詩人本意也至如詩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假至也據詩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爾蓋鄭訓假為升遂云諸侯助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無獻酒之禮今詩又無明文亦鄭之臆說也

本義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錫及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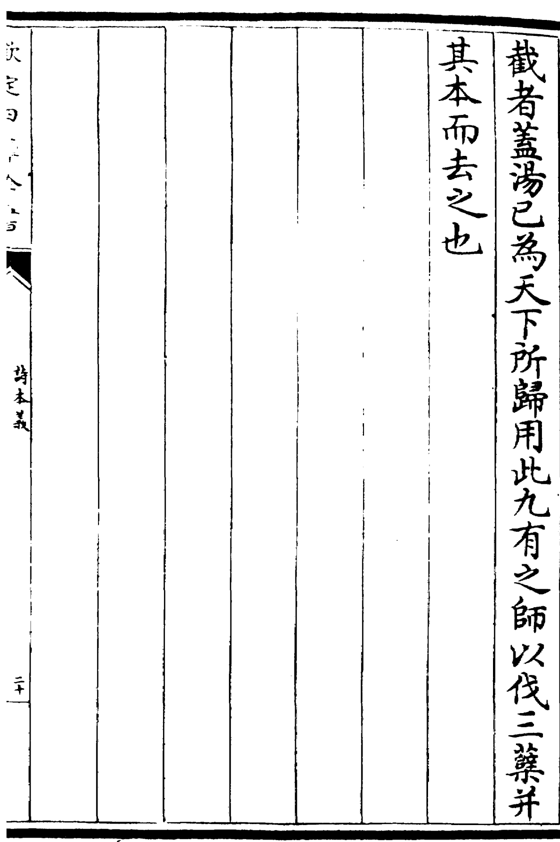
爾時主祀之王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羮者言調和此羮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事也而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約軧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者我時王受天命溥將此祭祀而

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致神歆饗而降福也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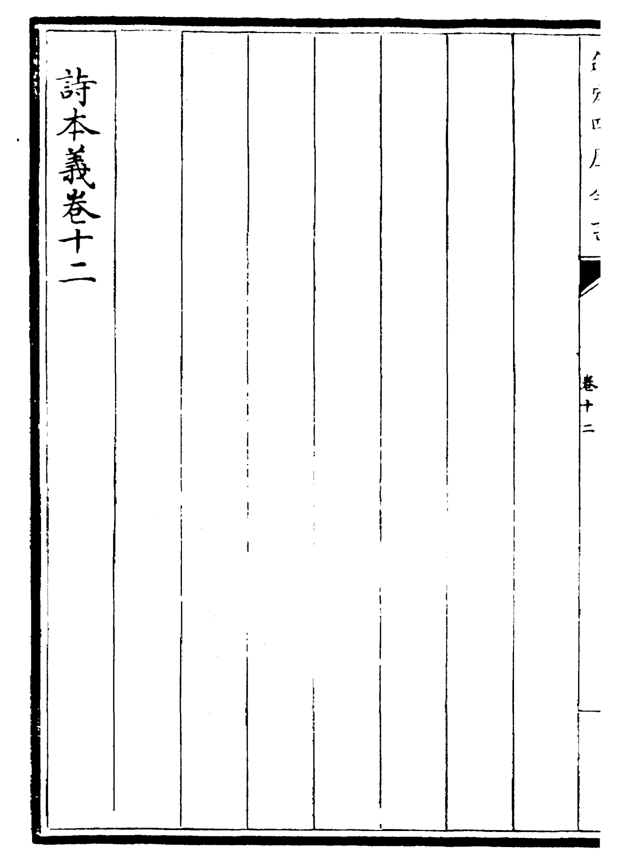
長發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為黒帝鄭惑讖緯其不經之說汨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道自能識為非聖之言然今著於箋以害詩義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撥又云承黒帝而立子者亦宜去也書稱

格王正厥事寧王遺我大寶龜商頌亦云武王載旆之類甚多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毛以苞為本蘖為餘訓詁是矣鄭何據而為三王之後乎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蘖也然則大者為本小而附者為蘖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達生長也謂此三蘖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



截者蓋湯已為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蘖并其本而去之也



詩本義卷十二

詩本義卷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一義解

甘棠美召伯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鄭皆謂蔽芾小貌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人故舍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據詩意乃召伯死後思其人愛其樹而不忍伐則作詩時益非小樹

矣毛鄭謂蔽芾為小者失詩義矣蔽能蔽風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皃蔽芾乃大樹之茂盛者也

日月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也其詩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謂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而嫁我於衛使至困窮也女無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窮之人尤怨之辭也鄭謂莊姜尊莊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終者非也妻之事夫尊親如父母義無此理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其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舊室被棄之辭也禁其新昏毋發我笱者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尚不容安能恤其後事乎以見其妻雖去而猶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夫也鄭謂禁其新昏毋之我家以取我室家之道者非也蓋舊室所以見棄者為有新昏爾尚安能禁其毋之我家乎又云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者亦非也據詩意後後事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也其詩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謂此賢者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之執籥秉翟為伶官也萬舞正是惜其非所宜為也豈以為能哉矧能籥舞豈足為文武道備鄭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者非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也其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鄭謂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己國之

思者非也詩人但言齊德于衛衛思厚報永為兩國之好爾好當如繼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瓊琚寳玉取厚報之意爾豈以為玩好也

蘀兮剌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鄭謂風喻號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近得之矣又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謂君倡臣和是矣鄭謂羣臣無其君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和之者非也詩人本謂蘀須風吹則動臣須君倡則和爾如鄭之

說與上文意不相屬非詩人之本義國君以伯叔稱其臣者蓋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其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此詩文甚明白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何必仲春時也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學者多以此說為非就如其說乃是平時之常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鄭以蔓草有露為仲春

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衍説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禄君子不得仕進也其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毛謂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如毛之説是寘檀於濁河之側以俟河清不可得也據詩文乃寘檀於清河之側爾初無俟清之意知毛之説非也詩人之意謂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寘於河干河水雖清漣然檀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莫能施其用矣其下章伐輻

伐輪義皆同也

羔裘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其詩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謂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爾又云我不去者念子故舊之人據詩乃晉人述其國民怨上之辭云我豈無他國可往猶顧子而不去爾在位者晉國執政之大臣民於上位何論故舊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說也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據詩農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勤農樂事而喜爾鄭易喜為饎謂饎酒食也言餉婦為田大夫設酒食也鄭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然義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猶所不取况此義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説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鄭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者非也考詩之義本謂高山多

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爾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託以生也豈由草木覆蓋然後成其高大哉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材性不一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教於學或命以官勸以爵禄勵以名節使人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長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鄭氏引禮家之說曰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

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者拘儒之狹論也又曰既教學之又不征役者衍說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爾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爲人法也而鄭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者亦衍說也鄭氏解詩常患以衍說害義如其所說則未仕之人不見君子而不得敎育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帥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者言

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荆蠻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畒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采芑猶今人云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為將而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詩下章所陳是也毛鄭於此篇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學博矣獨於采芑之義失之以謂宣王中興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鄭又謂和治軍士之家而養育其身可謂迂疎矣

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也其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箋云喻幽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非詩意也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謂其危亡有漸爾謂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降必先下霰見霰知必有雪見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必然之理也故其下文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謂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明王之時魚處於藻得其性則肥充詩之言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此兩義也魚藻述事之言也詩人謂幽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將不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樂其言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已鄭謂魚依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詩人之本意也

板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天也其民呼天而訴曰上帝板板者謂天宜愛養下民而今反使民皆病也其意如此而已毛鄭以為上帝斥王者非也其下云天之方難又以為斥王者亦非也天之方蹶方虐方懠及天之牖民皆呼天而訴之辭也其謂天之方虐者天不宜酷虐蓋民怨尤之辭猶言天未悔禍也蕩如鄭說其卒章云敬天之怒又豈得為斥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謂上天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其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訓摧為至初無義理鄭又改摧為嗺嗟也改字先儒所取據詩摧當為摧壞之義謂旱既大甚人民饑饉不能為國則將摧壞先祖之基業爾故其下章又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其義同也而毛鄭皆謂先祖文武為民父母者亦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

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也其義與瞻卬同而毛鄭常以為斥王者皆非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其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毛以為亦周鄭以為亦武庚者其說皆非也毛鄭之意謂亦者又也有因之辭也以謂彼既為是此又為是者為亦也其謂亦周亦武庚者謂周人與武庚乘白馬而微子亦乘白馬也今考詩之文不然詩言亦者多矣若抑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然

庶人之愚自云亦職維疾則又無所因以此知其不然也卷阿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鄭以為亦衆鳥其義不通已見别論至其下章又云亦傅于天則鄭更無所說菀柳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鄭亦無所說蓋其義不通不能為說也至於人亦有言亦孔之哀民亦勞止之類甚多皆非有所因蓋亦者詩人之語助爾然則亦白其馬者直謂有客乘白馬爾况詩無周及武庚之文二家妄自為說所以不同也

閟宮頌僖公也其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鄭謂依其身也天依憑而降精氣鄭之此說是用履帝武敏歆之說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之矣而毛謂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姜嫄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取舍義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黄裏毛謂綠閒色黄正色者言閒色賤反為衣正色貴反為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鄭改綠為禒謂禒衣當以素紗為裏而反以黄先儒所以不取鄭氏於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已說則何人不能為說何字不可改也况毛義甚明無煩改字也當從毛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廹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

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其卒章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毛謂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鄭謂充耳塞耳也言衛諸臣如塞耳無聞知也據詩四章皆責衛之辭其卒章云充耳者謂衛諸臣聞我所責如不聞也鄭義爲長當從鄭

出其東門閔亂也鄭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焉其詩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謂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謂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考詩

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謂喪服踈矣且棄女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且言女雖輕美匪我所思爾以文義求之不得為喪服當從鄭

敝笱刺文姜也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其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謂鰥大魚也鄭謂鰥魚子也孔頴達正義引孔叢子言鰥魚之大盈車則毛謂大魚不無據矣鄭改鰥字為鯤遂以為魚子其義得失不較可知也詩人之意本以魯桓弱不能制強則敝笱

不能制大魚是其本義苟如鄭說則小猶不能制大則可知義亦可通然鰥為大魚非毛臆說又其下文言從者如雲雨是其黨衆盛恣行無所畏忌以見齊子強盛宜以大魚為比皆當從毛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盛其車服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其詩曰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云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者謂文姜為淫獄之行曾不畏忌人而襄公乘驪垂轡而行魯道文姜安然樂易無

慚恥之色也其義甚明鄭改豈字為闓轉引古文尚書以弟為圛而訓圛為明以為闓明猶發夕也迂踈甚矣當從毛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毛謂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鄭謂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考詩之意本刺魏君儉嗇不能用其民者謂不知為國者用有常度其取於民有道而過自儉嗇爾非謂其不

取於民但食桃也桃非終歳常食之物於理不通其曰
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有桃尚可取而食況國有人民
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國用不足而為儉嗇乎毛説為
是當從毛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知其蕃衍盛大子
孫將有晉國焉其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
碩大無朋毛謂朋比也鄭謂平均無朋黨彼其之子曲
沃桓叔也詩人但憂桓叔盛大將奪晉國本不美其為

政平均也毛以朋為比比者以類相附之謂也無朋者謂桓叔盛大無與為比謂其特盛出於倫類也義當從毛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其詩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謂三星參星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鄭謂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心皆三星而知鄭

義為得者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毛以束薪喻男女成昏於義不類鄭謂因束薪於野而見天星義簡而直故皆當從鄭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考詩之意謂曹國迫小而昭公無法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飾其衣服楚楚然如蜉蝣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

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略爾與詩之義正相反也當從鄭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詩曰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謂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鄭謂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毛鄭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為政困病其民大意則同但稂為童梁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菀柳刺幽王也其詩曰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

者齊于肉鄭謂或肆其骨體于俎或奉持而進之詩之大義毛鄭皆得之無所違異惟此一句雖不害大義然各為一說使學者莫知所從以理考之當從鄭

玄鳥祀高宗也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謂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古今雖相去遠矣其為天地人物與今無以異也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卵

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奇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詩本義卷十三